

通鑑史料別裁

第八册

資治通鑑補

一四五—一八四卷

首都圖書館編輯
學苑出版社出版

(明) 严衍 撰

资治通鉴补

一四
一八
四五
卷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渾水司馬光編集

明

梁紀一起天監元年

高祖武皇帝

蕭氏與齊同出淮陰今擊一世守其地抱之日已而有娠忽一日見直滿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謂時者曰日見直滿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當富貴因服之是月產帝將產之夜后見屋內若有衣可障列馬帝上而有異光狀如日月角龍重岳虎顧吾安入字頃有光身映日無景兩鬢隨項上通起有安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踏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時流名輩咸推許焉所居室中常有異氣人或過者輒輒肅然法曹參軍于陸遂隨王鍾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天下必在此人與鍾隨王鍾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武帝天監元年

入泊龍殿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皆憚謂帝曰君頂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亦元中將樂義師時帝所往齋常有氣五色則轉狀若盤旋李

秋出九日臺忽暴風起塵塵四合帝所居獨白日清明其上紫雲漸起形如繡華者莫不異焉自發雍州帝所乘龍儀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者初齊太尉夢履而登殿願見武明帝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卿子及宜向受齊禪在位四十八年改元七天監十八年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一大清三

天監元年

明三年 夏四月辛酉齊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齊

帝雖至姑執其地猶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綬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王亮等奉皇帝璽綬詣梁宮丙寅梁王彧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諡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齊帝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

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也 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諡妃郗氏曰德皇后 史傳然性酷妒死化為龍入於

後宮通於帝或見帝或帝不置后梁武嚴序云后崩時月帝居殿閣外臨帝登視之乃見一紫盤躡上殿殿呼曰向帝帝驚駭而起曰宮殿嚴密非爾所生之志豈欲孽欲謀殺耶故入語曰爾等誰也也生存嫉妬損人致禍傷帝威帝昔因故託

語曰爾等誰也也生存嫉妬損人致禍傷帝威帝昔因故託語曰爾等誰也也生存嫉妬損人致禍傷帝威帝昔因故託語曰爾等誰也也生存嫉妬損人致禍傷帝威帝昔因故託

因仰視見一天人容儀端嚴謂帝曰此則雖後身也帝帝功封支總已行初到天安成勳致謝言訖而去。 陵首問初音刀

武功臣車騎將軍賈彥等十五人為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侯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 丁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武帝天監元年

沈約為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凡後宮樂府西廡暴室諸婦女一皆放遣 戊辰巴陵王彧諡曰和

帝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以問范雲雲俯首未對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領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醢酒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搢殺之時年

參軍及即位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道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

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 以謝流縣公寶義為巴陵王 詔者 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

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子恪子範齊上從容謂

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未考武

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鳩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

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

謂齊高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謂明帝盡殺孝我於

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

不能得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

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

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

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其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遠如行路之人卿

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皆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三 思補樓

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為

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謂齊明帝父子

為我雖起焚鄧豈得不釋戈推奉耶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

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與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

亦不可復得況子與乎事見三十九卷 漢更始元年 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

臣事見八十一卷 晉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

懷自外之意小待當自知我心子恪兄弟九十六人皆仕梁子

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竝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詔徵謝朓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為右光祿大夫

何點為侍中三人皆不至帝又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朓謀於胤

胤欲獨高其節乃給曰與王之世安可久處朓遂有應詔之意果

還至胤所趣之上道胤謂之曰吾年已五十有七月食米四斗不

盡何容得有宦情又謂果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雷與我同

遊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

而始何必有例點與帝有舊乃隨使赴京以巾謁見帝於華林園

帝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欲申前命點揮帝鬚曰乃欲臣老子

邪遂辭疾不起帝乃放點還山 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

置一函周禮大司徒以肺石達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

木函杜預曰函食在位者布衣若以功勞才器冤沈莫達投肺石

函上身穿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

於前助以政道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巖

為晉安大守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溉彥之之曾孫也往率儉不好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四 思補樓

聲色虛室單牀勞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宵補襪臧質

之外孫也博識強立素以名行自居故上特優擢二人又著令小

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於是山陰令耶仲孚為

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為宣城太守仲孚聰明有智略長於

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先是傳陵父子及沈憲劉元明相繼卒

山陰竝有政績而仲孚更遠過之民乃為之謠曰二傳沈劉不如

一耶遠在武康正身率職杜絕交遊太守王彬巡屬縣諸所巡歷

莫不盛供帳以求媚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

斗酒隻鵝為別彬戲曰卿禮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遠輕財

好義言不妄發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笑語則謝卿一縑眾其

何之不能得也帝既識拔四人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魯陽驩園

魏湖陽郡及南襄州隋為湖陽縣唐并襄陽入襄陽縣 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斬魯北蕪徒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 閏月丁巳魏頓邱匡公穆亮卒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門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之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扶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 其時東昏侯仗於其中以入燒神虎門諸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謝朓懸疾張宏策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晚則去矣命擊五鼓鎮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宏策字真簡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宏策亦不食母強為進粥乃食母所餘遺母受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五 魏書

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為人寬厚通率篤於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 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裁傳日語與奪決於主者豫章人鄧縉承其人戴承忠 漢會稽諸暨縣 有舊恩於伯之以繕為別薦承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諸縉 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頗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縉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作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乎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葵感守南斗詎非為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無成人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從公... 參軍...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代鄧...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器仗...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之伯...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郡處...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十萬...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也見...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嚴使...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伯之...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王觀...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謂為...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章太守...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伯之...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之密...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征南...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襲大...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等曰...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章開...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魏書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

不憂不濟六月雷鄉人唐蓋人守城引兵趣豫章攻伯倫不能下
王茂軍至伯之妻裏受敵遂敗走開道渡江與虎牙等及稽綱俱
奔魏綱在魏魏人欲用之及元會綱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
著朱衣不却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
獵墮馬而死 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

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為
南郡太守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都錄益州之首吏也季連
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
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
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
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武帝天監元年

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
連亦以為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
曰據天險之地握此疆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
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召巴
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並不受命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開
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稱起義兵是朝
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新謂蜀民新附者元起在道久糧食乏絕
政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舊注因而罰之所
獲必厚謂民多詐疾注之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
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眾心一離雖
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謂起請起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

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得三萬斛膺有
才辯嘗使至都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
其故對曰昔平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
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 秋七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丁

未命尚書制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注舊律王植之集注
見一百三十七卷密武帝永明九年為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
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長兼侍中柳惲給事黃門侍郎傅昭通直
散騎常侍孔藹御史中丞樂藹太常丞許懋等同議定 上素善
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
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施三絃二曰元英通黃鍾絃用二百
七十絃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絃長四尺七寸四分差燭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武帝天監元年

天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絃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
簇絃用二百四十絃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十四絃長七尺五
寸弱姑洗絃用一百四十二絃長七尺一寸一分疆三曰朱明通
中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絃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
十九絃長六尺三寸二分疆林鍾絃用一百八十絃長六尺四寸
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絃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
絃用一百六十絃長五尺三寸二分太彊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
絃長四尺九寸一分疆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
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天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
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
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

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

三寸用鐘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樂有欲發者隨其聲而酌其清濁高下也鄭譯因琵琶七調以其所捨琵琶柱相飲為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是也於是被以八音石籥竹

管土施以七聲七聲宮商角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鐘鐘雜以編鐘編磬衡鐘凡十六處古者天子宮懸周禮註云宮懸四

凡鍾十六枚同在於虞前之鐘鐘特懸者謂之鐘鐘磬雅曰大鐘之鐘磬亦十六枚而同也上始命設十二

鐘鐘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處而去衡鐘四間植建鼓建鼓大鼓也少

鍾吳氏作之篇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遂留

浴陽五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不得罪兄一武四年魏主密以其宗室舊於而禮之乙卯以丕為三老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務使羽林監敦煌范紹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九 思補

詣壽陽吳景進止澄曰常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

紹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調發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

克敵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 九月丁巳魏主益如鄴冬

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魏主射三百五十餘步羣臣

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 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

太妃之母帝祖母也非廟故別立廟每祭太廟畢亦以一太牢祭之如太廟禮 甲

子立皇子統為太子 魏始陽宮室始成 十二月將軍張猛之

侵魏淮南取木陵成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魏之敗

走魏復取木陵水經注木陵山在黃水西南有木陵關黃水東逕晉西陽城南又東逕南光城南又東逕弋陽郡東

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唐志木陵關在光州光山縣南黃州麻城縣東北 劉季連遣其將李季伯

等拒鄧元起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奉伯等敗還成都元起進

屯西平晉安岳以秦雍流民立成甯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寄治成都其屬縣有西平益亦寄治成都城外遂為實土季

連驅略居民閉城固守元起進屯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

鄆奉伯等開道襲鄆陷之軍備盡沒元起捨鄆徑圍州城城局參

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克而死 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奏

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怒譖彝於魏主愷

坐沈廢累年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十民多餓死

魏元嘉二年 魏元嘉 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為左僕射

吏部尚書范雲為右僕射尚書令王亮為左光祿大夫丙辰亮坐

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為庶人 辛酉上祀南郊 乙亥魏主

恪耕籍田 魏梁州氏揚會叛魏遣行梁州事楊椿討之 成都

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十 思補

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於城外

俄而遣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鄆賊亦

降元起誅李奉伯等送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

為賞士之至者皆許以碎命於是受別留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元

起既平蜀知廣漢羅研之賢辟為主簿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

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上從之問人以當季連至建康入東掖

門數步一雀類以至上前上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

豈無卧龍之臣邪救為庶人 三月己巳魏皇后歸於北郊 庚

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成主奇道顯入寇奇姓取陰山

白囊二成唐志黃州麻城縣東北有陰山關 蕭寶實伏於魏關

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斃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救

魏主格乃引入坐門下入定議八坐謂令儀及諸曹尚書門下謂侍中散騎常侍等官夏四月

月癸未朔以寶寅為都督東楊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楊公寶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此蓋漢晉之東城縣地以其地在揚州東也

賜之東城石即羊石城也在臨侯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

石江西北也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

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

皆為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雖重過其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羸

衣未嘗嬉笑 癸卯祭法壇上梁律二十卷令二十卷科四十卷

詔所行之 五月丁巳雷城文侯范雲卒雲字彥龍管平北將軍

汪六世孫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毫

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末之知後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十一 忠補

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

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又皆大篆人皆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

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寶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

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白

是龍冠府朝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者高帝問此為何瑞雲

位最卑從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高帝

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

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事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暉善雲起

宅新成移家始畢暉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

門入躬自營舍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初帝九錫之命出雲忽中

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

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

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于是即起二年果卒雲盡心事上知

無不為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攝管上以約輕

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

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謂省內罕得休下勉或

時還宅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

傳中一事每有表奏輒焚其棄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訕左右

國史詔詰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而竟

不漏泄機事眾尤服之 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

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二宮上宮及東宮也備通會稽東土大郡也故使之同於諸州

甲戌魏楊椿等大破叛民斬首數千級 六月壬午朔魏立皇

第悅為汝南王 丁亥詔以東陽信安豐安三縣水潦漂損居民

資業遣使周履量蠲課調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

斷東關欲令淮河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使水且灌且掠淮南

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眾庶惶惶竝懼水害脫乘民

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募集士馬并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

不能必與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豫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

人馬一千五百足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先屯

之兵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謝朓輕舟出詣闕

百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

不堪拜謁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改正肩輿通鑑原文作自詔見今從梁書本傳改正詔見

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上幸朓宅宴語盡權屈固陳本志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十二 忠補

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發上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

望於道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肅素繁不省職事厭頗

失望 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為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乙卯魏平

陽平公丕卒 魏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為富強所專庚午復

收鹽池利入公 辛未魏以彭城王勳為太師魏固辭魏主答賜

詔改諭又為家人書所請懇至勳不得已受命 八月庚子魏以

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

至遣驍騎將軍楊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係賢首山為三柵冬

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民任馬駟斬而降魏任城王澄命

統軍堂法宗傳吸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岷淮陵九山

宋志南徐州領淮陵郡魏收志陳留鎮縣二部有朝歌許縣有九

山岷山淮水技水經注黃水出岷山東北流經南光城七陽等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十三 思補錄

郡今按今招信軍所屬縣西南一十五里有三城又西十五里至

淮陵城臨淮河通淮陵城西而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九山

店在淮北南直淮陵九山店之東則陷湖湖南則馬城淮流至此

謂之九山瀛其東則三原洲在淮水中約長十里今土人亦呼九

山瀛為瀛子瀛北 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濟以大軍繼其後豎

兵渡淮之津也 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岷三城 魏收志潁州有北

魏收志潁州有北 眼魏越之子也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岷三城 魏收志潁州有北

魏收志潁州有北 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雷朔將軍王變係城城

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子擣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

太守馮道根成阜陵初到脩城隍遠斥俟如敵將至眾頗笑之道

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武興安王楊集
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為武興王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
集起集義 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 魏既遷洛陽
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魏主愷加尚書左僕射源懷侍中
行臺 魏道武置行臺之官於郡中山今置於北邊杜佑曰魏末司
會等以行臺從北齊行臺兼統 民事自守衛如隋謂之行臺省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鎮恆燕朔三
州六鎮列置於 賑給貧乏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懷隨
方拯恤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 沃野漢朔方郡之屬
在六鎮之北 皇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祚
頗有愛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刻奏免官懷朝鎮
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 蘇道演義曰須借者物雜亂置酒
之狼籍所臥鎮之草皆成醜置酒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十三 思補錄
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
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賦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
狀之處耳尼須無以對竟按劾抵罪懷又奏景明以來北蕃
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蓄畝然主將參僚
專擅朕美瘠土荒疇始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滋甚諸領水田請
依地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人怨訟者鎮將以下
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以上奪祿一周又邊鎮事少而置
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
之 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 白沙在齊安郡
州治白沙關城注云梁置唐 魏東荊州蠻樊素安作亂于二月
志黃州黃陂縣有白沙關 庚寅以左衛將軍李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

之馮翊吉粉父爲原鄉令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爲遼吏所誣

逮詣廷尉粉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見者皆爲隕涕其父治

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粉乃搗登聞鼓乞代父

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劾禁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

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粉曰爾求代父教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

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穉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

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粉曰因難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懼顧不

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

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

貳反前說爲回異前說爲回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候無罪行當得

釋觀君補僕明委足爲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奚以此妙

年苦求湯窺粉曰凡鯁蝨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甘齎粉但

父掛深劾必正刑書哉思刑引冀延父命全瞑目引領以聽大戮

情殫意極無言復對時粉備加桎械法度懲之命脫其二獄更著

三小者粉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宥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

以問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

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

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年十七應辟

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期月風化大行魏主愷納高肇

兄偃之女爲貴嬪魏散騎常侍趙修乘賤暴貴恃寵驕恣陵轢

王公爲眾所疾魏主愷爲修治第舍擬於諸王鄰居獻地者或超

補大郡修請告歸葬其父凡財役所須並從官給修在道淫縱左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五十五 思補樓

右乘其出外頗發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衰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

領御史中尉甄琛黃門郎李憑廷尉卿陽平王顯素皆諂附於脩

至是懼相連及爭助肇攻之魏主命尙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

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爲兵而修愚疏初不知方在領軍于勤

第博捕羽林數人稱詔呼之送詣領軍府甄琛王顯監罰先具問

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問事者行杖者也欲令必死脩素肥壯堪忍楚毒

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即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輿縛置鞍

中輿輦也修因困不能自勝乘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魏主聞之

貞元紹不重聞紹曰修之佞幸爲國深害臣不因釁除之恐陛下

受萬世之謗魏志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拜之曰翁之

直過於汲黯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紹素之孫也常山王素兒一

百二十二卷宋文 明曰甄琛李憑以修黨皆坐免官左右與修連

坐死黜者三十餘人散騎常侍高聰與修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諂

事高肇故獨得免 霰士沈麟士卒麟士字雲禎吳與武康人也

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尙之心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

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篾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

曰此不足損何至流淚答曰此木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

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笑而受之麟士嘗苦無書因遊郡下

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麟士嘗苦無書因遊郡下

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

或勸之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悟所以每復吉先吾

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元散賦以絕世隱居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五十六 思補樓

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征北張永為吳興講士入郡騰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騰士曰明府德履冲素肅心山谷是以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湯池以蛾眉冠越客於文苑走離不敏請蹈東海永乃止齊永明中中書郎沈約表薦之詔徵為太學博士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實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勒南北為惠反凶將在於斯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務恣思素几與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復掛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侯時人以為養深靜默之所致也

甲天監三年魏元帝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

刺史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 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榮為

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為右僕射 丙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

擊叛蠻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 丙寅魏大赦改元

正始 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為梁所取乃屯壽陽使賢寺二

月戊子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

韋續合猝失圖計無所出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

勵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除之逆順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

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脯

日未入之慶真敗走韋續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

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

之丁酉戰於邱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

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將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硯鑿硯在關南今信陽軍南三十五里有曹景宗即景宗也鑿硯口所築景宗將萬人為後繼魏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為澄軍司居後為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於魏魏人歸之考翼曰惠紹傳無被獲及復還事今從魏書 魏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五十四 魏

太傅領司徒錄尚書事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廣營第

舍奪人居室髮昵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魏主孫以其尊親恩

禮無替軍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聞允魏主時幸其第與

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太妃拜送舉觴

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魏主之初親政也

以兵召諸叔詳與咸陽彭城王共車而人防衛嚴固高太妃大懼

乘車隨而哭之既得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富貴但使母子相保與

汝掃市為生耳及詳再執政太妃不復念前事專助詳為貪虐冠

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魏主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

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取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悉於燮妃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閣將軍

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皆得

幸於魏主與胄相表裏實權勢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既

黜六輔魏高祖使六人受遺輔幼主事見魏書卷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元元年誅咸陽王禧專委事

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

陷以大罪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謂之於

魏主云詳與胄李賢掃靜謀為逆亂夏四月魏主夜召中尉崔

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胄等四人怙權貪橫收胄等繫

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遁遣左右郭翼開金

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高太妃見翼頓首號泣不自勝詳

曰審加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

受之我何憂乎詰朝有司奏虛酷等罪皆賜死魏主引高陽王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十九

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

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有詳死免為庶人頃

之徙詳於太府寺園樂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初詳

娶宋王劉昶女待之疏薄詳既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

怒曰汝首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甚高麗婢妾通罪至此

我得高麗婢當啗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腳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

令奴代太妃素設詳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囊杖至是去絮詳被

創膿潰旬餘乃能立又杖劉妃數十曰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

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且婦人皆妬何獨不妬劉妃笑而受罰卒

無所言詳家奴數人陰結黨輩劫出詳密書姓名託侍婢通於

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奏之詳慟

哭數聲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此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

足魏書今尚書六部主事史元顯也江南制局監有典事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

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邨雞伏于池化為雄冠距鳴將魏書古曰雞

關時所用刺之將謂雞雛其雛也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

司時起居人魏書古曰至時而鳴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竟甯元年

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冠

頭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

已變未至於頭而上却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

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忠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

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類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豈

言推之翼足眾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二十

勢尚微易制御由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視之而懼

乃能致福闇主視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

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

數日詳等伏誅魏主愈重光高肇說魏主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

賁守諸王第始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魏志尚高邁不樂榮

勢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無室戶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

不樂肇既離開諸王皆鬱鬱益盛人士無不望肇拜伏給事中元順

任城王澄之子也懷刺謁肇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座大有貴客

不何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入見直往登牀搯手

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憎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睹肇謂眾賓曰

此兒豪氣尙爾況其父乎送之加敬澄聞之杖之數土 魏人圍

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糧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
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魏人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
以填壘道恭輒於壘內列礮衝關繼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
伏道以決壘水道恭截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
計魏人又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
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憚之
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兒子尚書郎僧勰及
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拔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
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泉
命出疆憑此而已即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
隨眾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六月癸未大赦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三十一 思補錄

丁傳昭為安成內史邵自宋以來兵荒相接府舍稱凶每昏且
聞人鬼相觸在郡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
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墮中自
是郡遂無患郡又多虎常設檻穿昭曰人不害虎虎亦不害人乃
命去檻穿虎竟不為害先是宋泰始中丹陽尹袁粲辟昭為郡主
簿使諸子從昭受學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
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昭性尤篤慎子婦常得家餽牛肉以進
昭時禁屠牛昭乃召其子謂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情取而理
之其身行己不欺暗室類皆如此 魏大旱散騎常侍兼尚書
邢巒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
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著秦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辰銅

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不復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
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商估交入諸所
獻納倍多於常金玉恆有餘國用恆不足苟非為之分限復恐歲
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遂納之 秋七月癸丑
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守吳泰
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秦生屢戰破之遂取角城
甲子立皇子綜為豫章王 魏李崇破東荆叛蠻生擒樊素安進
討西荆諸蠻悉降之 西荆正南州也魏太和中也荆州治漢城
在東荆之西 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旬兵日接曹景
宗頓矚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甯朔將軍馬仙琕救義
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魏元英結壘於土牛山 水經注義陽
之東有大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三十一 思補錄

山謂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魏字上後人因以名山村俗
曰曹州嗣始縣有大木山晉祖逖為豫州刺史歲家於此山分
命諸將伏於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為北
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
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水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山琕大
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謂
是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傳將之名遂與諸
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
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
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
聞之辛卯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
改之永不增文多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

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

追奪爵邑穆泰事見一百四十四卷齊武帝建武三年及英克襄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

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衛尉鄭紹

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

善則引咎歸已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

叔為刺史南義陽治鹿城關南為黃州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

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魏收

地志郢州領安陽城陽汝南郡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即今

黃州麻城縣地考吳曰司馬悅傳在豫州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

之九月壬子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二 思補樓

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隨領者隨軍行之所須以為用者也懷至雲中柔

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按視諸鎮左右要

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晉量其高下揣其厚

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

鼎成周去北遠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代表謂魏代都之塞外仍

漕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

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討彼遊騎之寇

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登從之

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詔中書監高闢與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

樂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久之未就會高祖崩高闢卒景明中崇為

大樂令上所謂金石及書至是魏主始命八座已下議之冬十

一月戊午魏詔營繕國學據目錄是年置四門小學袁詵曰太和

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賢周

室學蓋有大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大戴係傳篇云帝入

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商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

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是為周之五學

時魏平衛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閒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

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直孝廉每年逾眾

甲子除以金贖罪之科十二月丙子魏詔殿中郎陳邵襄隸等

議立律令彭城王勰等隨之己亥魏主特知伊闕上雅好儒

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

無講授之實晉武帝建武元年戴遵請建太學下效齊峻之難學

按廢宋成帝咸康三年復立而儒術終不振穆帝

每八年廢以重曉罷太學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書宗開

帝校書而漢元文史四學並立齊高帝建元四年置國子學生二

百人隆昌建武之閒

已尚虛而不講矣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二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吳郡談允厚

明

後學吳郡談允厚

梁紀二

高祖武皇帝二

天監四年正月癸卯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舊章教渝淑風節固樹抑此之由可

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納後進於是以賀瑒及平原明山吳山沈峻建平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館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明年之閒懷經貢策皆雲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六 梁紀二

舍瑒循之元孫也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遷門徙中經明行脩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初

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為南譙太守按魏

形志晉孝武置南譙郡蓋治渦陽又案蕭子顯齊志武帝承明二年劉揚州宣以淮南南齊置譙郡臨江六郡置南譙州四年冠軍

長史沈法敏 齊分道以桑瑒子亭為譙州汝陽在南譙屬陽

單騎奔魏魏以道遷為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

來奔事見一百四十一卷 朝廷以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

中有部曲六百人道遷憚之上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

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曰馬戍主尹天

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氏王楊

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期引兵救道遷擊天寶

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

梁州列傳皆無其事魏紀正始元年四月二月癸卯賜爵

行封事東晉道遷據中丞降道遷以其言其事其弟集期

二月甲申即置於此 又以尚書邢綽為鎮西將軍都督梁漢

諸軍事將軍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魏主恪不許

辛亥十祀南郊大赦 乙丑魏以驃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為司空

加尚書令廣陽王嘉儀同三司 二月丙子魏以晉昌世子亮

博覽若昌王 以吏部尚書張充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六 梁紀二

不持操行肆意暇遊父緒常請假還吳始入西都充正獵左手臂

鷹右手牽犬遇緒船至便欲脫購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不

亦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

之緒曰過而能改張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身改節學未盈歲多

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俱有令譽仕齊歷官侍中帝

平建業召百官充獨不至帝以是重之充長於義理既為祭酒乃

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

立不敢當也 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劉揚公則將衛尉塞洛

口 自是以來衛尉與太常大漢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

注世謂之洛下 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慶討平之

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

太守王景眉據石亭水經註漢水自武興城北西南流經關 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戀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

楊集起集義問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氏叛魏斷漢中糧道魏

屢遣軍擊破之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為河梁二州

刺史宕昌王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萬馮深植考異曰梁彌博

王景眉孔陵等東西晉書並書告急按魏郡彌博曰蓋衍晉書太

守王景眉孔陵等又曰蓋衍建其將軍孔陵等據深植然則景眉

元起傳也 魯方達戍南安五代志始州曹安縣曹 任僧冀等戍

石同以拒魏那翰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

等退保梓潼星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

里皆入於魏 五月魏徐州魏賊食人疋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六 梁紀二 武帝天監四年 三 四

古二十二入 初鄧元起之為益州刺史也過江陵迎其母母事

道方居館不肖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記可

久係我雷死不能以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間蜀亂使蔣光濟策

之遇塞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至是以母老乞歸詔徵為

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繼代之淵蓋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

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王景眉等並遣告急眾勸元起

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侵淫以毒為

陰方行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恩恩救之詔假元起都督

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苻壽已陷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

械取之無遺淵藻入賊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

馬為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

詔眾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關訟之上曰果如

我所景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謂協力以東晉 汝為讎報

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考異曰景元起傳

嘗之因表元起還謂不憂軍事收付州缺自益死汝若止以還爾

表元起安敢擅取前刺史付景之必評其反也今後商史又米

州刺史與南史異 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初元起臨益州

表新野庾黔婁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

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置罵聲

曰長史何淵為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及元起遇害部曲皆

散黔身營殯殮歸時喪抵歸鄉里

李延壽論曰元起勅乃青附毛義曰卷下 功惟關土之土也

勞之玉關關機先陷冠軍之既於謂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六 梁紀二 武帝天監四年 四

私賊之禍自斯而啟年之不承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倫護眾聚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

陳不可淵藻大怒斬於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眾賊弓亂射矢

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妄擊備等皆

平之 六月庚戌初立孔子廟 夏侯道遷之坂梁州既陷自

魏因遣將寇巴西巴西太守庾域率城人固守城在州甚得民和

及城中糧盡將士皆餓草食上無有離心魏人乃退時兵後入汎

域上表賑貸不待報輒開倉給民為有司所糾上不聽遷域西中

郎司馬輔國將軍雷鈞太守 豫州刺史王超宗將兵圍魏小觀

丁卯魏揚州刺史魯真度遣統軍李叔仁等擊之超宗兵大敗

冠軍將軍王景眉李暎輔國將軍魯方達等與魏王足戰屢敗秋